



陶彭澤集卷之四

晉潯陽陶淵明元亮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疏

與子儼等疏

告儼俟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

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
已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
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旣一
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
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
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
五六月中北窻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
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
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

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
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
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
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
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同父
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
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
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復

何言

記

桃花源記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
 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一作
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
 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
 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
 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
 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

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
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
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
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
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
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
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
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一作於向路處處誌
之及郡下詣太守劉歆也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

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
尚士也聞之欣然規一作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
無問津者

贊

扇上畫贊

荷篠丈人

長沮桀溺

於陵仲子

張長公

邴曼容

鄭次都

薛孟嘗

周陽珪

三五道邈淳風日盡九流參差互相推隕形逐
 物遷心無常準是以達人有時而隱四體不勤
 五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遼遼沮溺耦耕
 自欣入鳥不駭雜獸斯羣至矣於陵養氣浩然
 蔑彼結駟甘此灌園張生一仕曾以仕還顧我

不能高謝人間岩岩邴公望崖輒歸匪驕匪吝
前路威夷鄭叟不合垂釣川湄交酌林下清言
究微孟嘗遊學天網時疎眷言哲友振褐偕徂
美哉周子稱疾閑居寄心清尚悠然自娛翳翳
衡門洋洋泌流曰琴曰書顧盼有儔飲河旣足
自外皆休緬懷千載託契孤遊

傳贊

天子孝傳贊

虞舜
殷高宗
夏禹
周文王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猷叡之間以孝烝烝是
以堯聞而授之富有天下貴爲天子以爲不順
於父母若窮而無歸惟悅親可以得意苟違朝
夕若嬰兒之思戀故稱舜五十而慕書曰戛擊
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言思其來而訓
之愛敬盡於事親是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

海夏禹有天下以奉宗廟然躬自菲薄以厚其
孝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
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禹之德於是稱聞聖
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敬孝敬之道美莫大焉殷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已而聽於冢宰三
年而後言天下咸歡德教大行殷道以興詩曰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乎周文王之爲
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鳴至於寢門問於內
豎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
履日中暮亦如之食上必視寒溫之節食下必
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其化自近至遠
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
其先王矣

贊曰至哉后德聖敬自天陶漁致養菲薄饗先
親瘠色憂諒陰寢言一人有慶千載賴旃

諸侯孝傳贊

周公旦
河間惠王

魯孝公

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言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仲尼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貴而不驕位高彌謙自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于神明光被四海武王封之於魯備其禮

樂以奉宗廟焉魯孝公之爲公子周宣王問公
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
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
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理其
民矣乃命之於夷官是爲孝公夫宗廟致敬不
忘親也有國不亦宜乎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
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之失其名德者唯獻王
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脩獻王之行毋薨服
喪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爲宗室儀表增封
萬戶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衰薄固已賢矣
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
贊曰貴驕殊途不期而會周公勞謙乃成光大
二侯承魯遵儉去泰河間率禮漢宗是賴

卿大夫孝傳贊

孔子
頽考叔

孟莊子

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喪事不
 敢不勉故稱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
 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雖蔬食而齊祭如在鄉
 人儺朝服立於阼階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
 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稟焉
 許止不嘗藥書以殺父宰我暫言滅喪責以不
 仁言合訓典行合世範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遺

文不朽揚名千載孟莊子魯人也孔子稱其孝
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是難能
也夫孝子之事親也事亡如事存故當不義則
爭之存所不爭則亡亦不敢改父之道猶謂之
孝况終身乎頹考叔鄭人也莊公以叔段之故
與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
爲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而舍肉公問
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
汝有母遺繫我獨無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
且告之悔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
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頹考叔
純孝也愛其母而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贊曰仁惟本悌聖亦基孝恂恂尼父固天攸造
二子承親式禮遵誥永錫純懿無改遺操

士孝傳贊

高柴 樂正子春
孔奮 黃香

高柴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哭
不偯言不文也爲武城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
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
而民不遺其親樂正子春魯人也下堂傷足旣
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
而生之已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
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

敬慎若斯而災患及者未之有也孔奮扶風人
也少以孝行著名州里供養至謹在官唯母極
甘美妻息菜食歷位以清夫人情莫不欲厚其
親然亦有分焉奢則難繼能致儉以全養者鮮
矣黃香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
力以致養冬無被褥而盡滋味暑則扇床枕寒
則以身溫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
寵祿榮親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也
贊曰顯允羣士行殊名鈞咸能夙夜以義榮親

率彼城邑用化厥民忠以悟主其孝乃純

庶人孝傳贊

江革 庶範
汝郁 殷陶

江革齊人也漢章帝時避賊負母而逃賊賢之
不害而告其生路竭力傭賃以致甘暖和顏悅
色以盡歡心欲親之安自挽車以行鄉人歸之
號曰江巨孝位至五官中郎將天子嘉焉寵遇
甚厚告歸詔書褒美就家禮其終身以顯異行
庶範京兆人也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
覆範抱棺而沒船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

及仕郡極太守於危難送故盡節章帝時爲郡
守百姓歌詠之夫孝者人之本教之所由生也
是以範之臨危也勇宰民也惠能以義顯也汝
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
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
年十五著於鄉里父母終思慕致毀推財與兄
弟隱於草澤君子以爲難况童齒孝於自然可
謂天性也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
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
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喻莫能移之
啼號益盛由是顯名屢辭辟命夫智者不惑勇
者不懼陶孝於其親而智勇並彰乎弱齡斯又
難矣

贊曰事親盡歡其難在色彼養以祿我養以力
義在愛敬榮不假飾嗟爾衆庶鑒茲前式

陶彭澤集卷之五

晉潯陽陶淵明元亮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傳

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

稱仕吳司空

宋本作空一作馬非

祖父揖元康中為廬陵

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為縣人也

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

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
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
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遜
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
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
民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
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
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諸從事
旣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旣

辭出外自除吏名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
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爲勸學從事時
亮崇脩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實故應尙德之
舉太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爲豫章太守
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
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
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
邪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爲裒之所得
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

再爲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
參軍君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游龍
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
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
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
之廷尉太原孫綽爲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
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
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
使京師除尙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

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
入君嘗爲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
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
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
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
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
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
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
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曠然仗正順而已門

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
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温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
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
自總髮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
喜愠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
然遠寄傍若無人温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
之君笑而荅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
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荅曰漸近自然中散大
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

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温府淵明從父太
常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否荅云此本是
三司人爲時所重如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
也凱風寒泉之思寔鍾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爲
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
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贊曰孔子稱進德脩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
則令聞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
不終遠業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

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

臨武澤集 卷五 五
極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
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述

讀史述九章 有序

余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

夷齊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
高歌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箕子

去鄉之感猶有遲遲矧伊代謝觸物皆非哀哀
箕子云胡能夷狡童之歌悽矣其悲

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垂歲寒管生
稱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

程杵

遺生良難士爲知己望義如歸允伊二子程生
揮劍懼茲餘耻令德永聞百代見紀

七十二弟子

恂恂舞雩莫日匪賢俱映日月共殮至言慟由
才難感爲情牽回也早夭賜獨長年

屈賈

進德脩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嗟乎
二賢逢世多疑侯詹寫志感鵬獻辭

韓非

豐狐隱穴以文自殘君子失時白首抱關巧行

居災枝

一作枝

辯召患哀矣韓生竟死說難

魯二儒

易代隨時迷變則愚介介若人特爲貞夫德不
百年汗我詩書逝然不顧被褐幽居

張長公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爲我異歛轡
竭來獨養其志寢跡窮年誰知斯意

祭文

祭程氏妹文

維晉義熙三年五月甲辰程氏妹服制再周淵
明以少牢之奠俛而酬之嗚呼哀哉寒往暑來
日月寢踈梁塵委積庭草荒蕪寥寥空室哀哀
遺孤殺觴虛奠人逝焉如誰無兄弟人亦同生
嗟我與爾特百常情慈妣早世時尙孺嬰我年
二六爾纔九齡爰從靡識撫髻相成咨爾令妹
有德有操靖恭鮮言聞善則樂能正能和惟友

陸壺澤集 卷五
惟孝行止中閨可象可做我聞爲善慶自己蹈
彼蒼何偏而不斯報昔在江陵重惟天罰兄弟
索居乖隔楚越伊我與爾百哀是切黯黯高雲
蕭蕭冬月白雲掩晨長風悲節感惟崩號興言
泣血尋念平昔觸事未遠書疏猶存遺孤滿眼
如何一往終天不返寂寂高堂何時復踐藐藐
孤女曷依曷恃竿竿遊魂誰主誰祀柰何程姝
於此永已死如有知相見蒿里嗚呼哀哉

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
云窆永寧后土感平生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
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
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
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已先人
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
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
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

上藥夕閑素琴日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
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
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
相及齟齬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
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緼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
相開以顏豈不多乏之忽忘饑寒余嘗學仕纏綿
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歛策歸來爾知我意
嘗願携手寘彼衆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
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
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柰何吾弟先我
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
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
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禮儀孔閑庭樹如故
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茲
近情著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旒翩翩執筆涕盈
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自祭文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一作涼風蕭索

鴻鴈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

於本宅故人懷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

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漠嗚呼哀哉茫

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自余為

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

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

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冬

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
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悞
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
茲寵非已榮涅豈吾緇粹兀窮廬酣飲賦詩識
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
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
旣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
魂宵宵我行蕭蕭墓門奢耻宋臣儉笑王孫廓
今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

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附錄

陶潛傳

唐太宗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頽脫不羈任真自得爲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

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
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
種秫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
應東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拳
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
去來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覲謁其鄉
親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寵遵等或有酒要之
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醜
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
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
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
世因疾守閑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
爲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
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
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潛既
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遂
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
履度潛便於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

所乘荅云素有脚疾向乘藍輿亦足自反乃令
一門生二兒共舉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有
羨於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
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肴而
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
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唯遇
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閑
高臥北窓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
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
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
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陶靖節傳

梁昭明太子

陶淵明字元亮或云潛字淵明潯陽柴桑人也
曾祖侃晉大司馬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
頽脫不群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
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
職少日自解歸州答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
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
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
至今子生文明之世柰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

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
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
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
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
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
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
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
十畝種粳歲終會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
帶見之淵明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

小兒卽日解綬去職賦歸去來徵著作郎不就

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淵明嘗往廬

山弘命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

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

一作舉

籃輿旣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迂也

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

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淵明飲焉每

往必酣飲至醉弘欲邀延之坐

一作赴坐

彌日不得

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

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
滿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歸淵
明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撫弄
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淵明若先醉
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嘗
候之值其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著
之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
遁迹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後
刺史檀韶苦請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
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雙管校所住公廨近於
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
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其妻翟氏亦能
安勤苦與其同志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
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元嘉四
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先生

陶潛傳

梁沈約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
曾祖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
傳以自况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
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
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
聊欲絃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
爲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
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

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卽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詞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輦籃輿旣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

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卽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官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厲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

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陶潛傳

唐李延壽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
晉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
樹故常著五柳先生傳蓋以自况時人謂之實
錄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
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
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
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
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

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後爲鎮
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
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
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
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
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
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
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
向鄉里小人卽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
其志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
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
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
一門生二兒舉籃輦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
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
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
酣飲致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不得延之臨
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
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

至卽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
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
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
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
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
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
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
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
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又爲命子詩
以貽之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
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
鋤於後云

陶靖節誄

宋顏延之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
林之實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
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
若乃巢由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
錙銖周漢而綿世寢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
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
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
泛餘波乎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嶽之幽居

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
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每見其嘿少而貧苦一作病

居無僕妾井曰弗任藜菽不給毋老子幼就養
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一作近悟毛子捧檄

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
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

是乎遠灌畦鬻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
克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

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歟有詔
徵著作郎稱疾不赴春秋六十有三元嘉四年

月日卒於潯陽縣之柴桑里近識悲悼遠士傷
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

苟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
廉克已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

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詞曰

物尚孤一作特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邁曷云世及

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睦親
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

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
則異有一於此而兩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
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州壤推風孝惟
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
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
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辭歸來高蹈獨善
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巖葺宇家林晨煙
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
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

辭聘非直也明

一作明也

是惟道性糾纏翰流冥漠

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嘗斯義
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在中身疾病疢疾視化
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祠非恤僚幽告終
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清節式遵遺占存不
願豐沒無求瞻省計却轉輕哀薄歛遭壤以穿
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
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隣舍宵盤晝憩
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

則礙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鑑不遠吾規子佩
爾寔愀然中言而發遺衆速尤迕風先蹶身才
非實榮聲有歇一作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
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旣沒展禽亦逝
其在先生同塵徃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
哀哉

陶靖節祠記

元吳澄

晉靖節陶先生家潯陽之柴桑嘗爲彭澤令後
折彭澤創湖口縣湖口亦彭澤也故其境內徃
徃有靖節遺跡孫侯文震宰湖口因行其鄉至
三學寺民間相傳以爲靖節讀書之地旁有望
月臺址猶存乃出俸錢屋于臺基之上且就縣
學東偏建祠堂三間以祀先生湖口小邑凋弊
特甚侯興補滯廢精神光昭意氣閑暇固其才
畧之優而又追慕先賢尊崇表章以勵末俗是

豈俗吏所能爲者值余舟過湖口請記其事竊
惟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設施不少
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拔授俾
得公田之利自養曾幾何時不肯屈於督郵而
去克此志節異時詎肯忍耻於二姓哉觀述酒
荆軻等作殆欲爲漢相孔明之事而無其資責
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
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爲首先先生一身三
綱舉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於大化則幾於
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噫先生
未易知也後人於言語文字間窺覘其髣髴而
已然先生非有名位顯於時有功業著於後而
千載之下使人拳拳不忘其何以得此於人哉
於孫侯之役安得不喜談樂道之也侯燕人所
至有廉能聲

書陶淵明詩後

宋黃廷堅

血氣方剛時讀陶詩如嚼枯木及綿歷世事知
決定無所用智每觀此篇如渴飲水如欲寤得
啜茗如饑啖湯餅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
嚼不破耳

跋淵明集

宋陸游

吾年十三四時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隱偶見藤
牀上有淵明詩因取讀之欣然會心日且暮家
人呼食讀詩方樂至夜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數
日前事也

陶元亮醉石

唐顏真卿

張良思報韓龔勝耻事新徂擊不肯就捨生悲
縉紳嗚呼陶淵明奕葉為晉臣自以公相後每
懷宗國屯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手持山海
經頭戴漉酒巾興逐孤雲外心隨還鳥泯

訪陶公舊宅

唐白居易

垢塵不玷玉靈鳳不啄羶嗚呼陶靖節生彼晉
宋間心實有所守口終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
衣首陽山夷齊各一身窮餓未為難先生有五

男與之同饑寒腸中食不克身上衣不完連徵
竟不起斯可謂貞賢我生君之後相去五百年
每讀五柳傳日想心拳拳昔嘗詠遺風著爲十
六篇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
慕琴無絃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柴桑古村
落栗里舊山川不見籬下菊但餘墟中煙子孫
雖無聞族氏猶未遷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
宿舊彭澤懷陶令
宋黃庭堅
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彭澤當此時沉冥一

世豪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歲晚以字行更
始號元亮淒其望諸葛骭髀猶漢相時無益州
牧指揮用諸將平生本朝心歲月閱江浪空餘
詩語工落筆九天上向來非無人此友獨可尙
屬予剛制酒無用酌杯盞欲招千載魂斯文或
宜當

臥陶軒

宋黃庭堅

陶公白頭臥宇宙一北窓但聞窓風雨平陸漫
成江卯金扛九鼎把菊醉胡牀

歸去來館

宋朱熹

予生千載後尚友千載前每尋高士傳猶嘆淵明賢及此逢醉石謂言公所眠况復巖壑古縹緲藏風煙仰看喬木陰俯聽橫飛泉景物自清絕優游可忘年結廬倚蒼峭舉觴酌潺湲臨風一長嘯詞以歸來篇

題淵明小像

元貢斯泰

竹杖芒鞋白鹿裘山中甲子幾春秋呼童點檢門前柳莫放飛花過石頭

過陶靖節故里

明張燮

彭澤遙驅棹潯陽近泊船徑荒移菊處秫換種杭田駕竹籃猶可無絃琴自傳書成滿人口甲子幾何年

陶元亮故里

明張于壘

陶令憂世心醉以顯其節眉爲斗酒攢腰豈斗米折不必窮桃源自與人境別三徑雖就荒落英猶可擷

陶徵君

唐吳筠

吾重陶淵明達生知止足怡情在罇酒此外無
所欲彭澤非我榮折腰信爲辱歸來北窓下復
採東籬菊

遺事

淵明嘗聞田水聲倚杖久聽歎曰秣稻已秀翠
色餐人時剖胸襟一洗荆棘此水過吾師丈人
遠矣

別傳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秣水雜投之曰少

延清歡數日

別傳

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爲二食具遇發火則再拜

曰非有是火何以克腹

別傳

遠法師與諸賢結蓮社以書招淵明淵明日若

陶彭澤集 附錄
許飲則往許之遂造焉忽攢眉而去

廬山高賢傳

遠法師每送客不過虎溪陸脩靜陶淵明入山

見師師送之執手共話不覺過虎溪三人相顧

大笑後人畫為廬山三笑圖

釋氏通鑑

安成王秀為江州聞前刺史取陶潛曾孫為里

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胤即日辟為西

曹 南史

朱考亭曰晉宋人物雖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

一面清談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个是能不

要所以高於晉宋人物 語錄

醉石在濯潒池下谷中高三四尺亦謂之砥柱

石晉淵明飲酒醉臥其上至今有酒痕 南康府志

集評

宋徵士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
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
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歡言酌春酒
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
隱逸詩人之宗也

詩品

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徃徃有奇絕異語放

逸之致棲託仍高

陽休之

問陶元亮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

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宋中

淵明作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

杜諸人皆莫及也蘇子瞻

淵明閑情賦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

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強作解

事者蘇子瞻

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

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蘇子瞻

平時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耦耕植杖者不

能道此語非予之世農亦不識此語之妙蘇子瞻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日

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

明歸去來辭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

信而有證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

於瓶中見粟也耶蘇子瞻

讀史述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

餘載吾猶識其意也蘇子瞻

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愷弟慈祥戲謔可觀俗

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黃魯直

陶靖節之讀山海經猶屈子之賦遠遊也精衛

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悲痛之深可為流涕困學紀聞

淵明趨向不群詞彩精拔晉宋之間一人而已

遜齋開覽

淵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

窓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所以

絕唱而寡和也劉後村

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

高停雲榮木等篇殆突過建安矣劉後村

淵明之作宜自為一編以附于三百篇楚辭之

後為詩之根本準則真西山

詩家視淵明猶孔門視伯夷無為子

為詩欲詞格清美當看鮑昭謝靈運欲渾成而

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淵明雪浪齋日記

陶彭澤詩如絳雲在霄舒卷自如敖器之詩評

陶淵明詩如逸鶴任風閒鷗忘海

鄭厚藝圃折中

元亮所作詩類多悼國傷時感諷之語不欲顯
斥故命篇云雜詩或託以述酒飲酒擬古惟述
酒間寓以他語使漫奧不可指擿今姑見其一
二句警要者餘章自可意逆也如豫章抗高門
重華固靈墳此豈述酒語耶三季多此事慷慨
爭此場忽值山河改其微旨端有在矣

趙泉山

